

REN SHENG BAI WEI XI LIE CONG SHU

人生百味系列丛书

梁麦秋 著

趣事

篇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20.8

QSP

C-11

《人生百味》系列丛书

趣 事 篇

梁麦秋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百味系列丛书:趣事篇/梁麦秋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.1

ISBN 7-80094-525-1

I. 人...

II. 梁...

III. ①丛书-中国-现代

②社会生活-普及读物

IV. Z12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333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.875 字数 102 千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定 价:7.00 元

序

白锡喜

写序，是件难事。说多了，读者会说：“自己会读，何必罗嗦！”不仅有“画蛇添足”之嫌，还会有“托儿”之疑。说少了呢，作者又觉得不够味儿，未能达到“锦上添花”之功效。真可谓“左右为难”。

然而，麦秋这部洋洋 10 本，百万字的“大部头”《人生百味》的序，我是知难而进的。因为麦秋既是我的同事，又是我的好友。关键，他还是我的文友。“以文会友”想来确是一件雅事、幸事，也就欣然命笔了。

读过《人生百味》，使你宛如倘佯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，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走到每一个有人家的地方去做客；又使你好像登上一个人生的舞台，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，体味着人生所能体验到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。而本人则是先睹为快。

记得两年前，麦秋曾和我谈及，要写一部 200 万字的丛书，以《人生百味》为题，漫谈人生并与众人共勉。我深知麦秋才思敏捷直面人生，且所集素材颇丰。然而，我却建议，写此类书，一定要精选素材，精心写作，才能达到启迪和警世之作用。故我劝他沙里淘金般地筛选素材，将原设想压缩一半，写出精品，尽力做

到“事半功倍”之效果。从而也为读者节约一半“生命”。

《人生百味》共分为女人篇、男人篇、家庭篇、交际篇、健身篇、修性篇、仕途篇、经商篇、趣事篇、育子篇等十册。

这十篇可谓洋洋洒洒，百味俱全。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：

一是知识性。该书的内容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，尤其涉及到了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、宗教学、市场学、医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、美学等诸多的学科，全书蕴含了丰富的知识性。

二是哲理性。该书通篇注重以事喻理，使人们从典型事例和生动故事中受到某种启示，而且此书绝少说教。

三是趣味性。该书的各篇都注意了语言的诙谐、简捷、流畅而明快。适合大众口味；并且形式活泼，内容比较健康。趣事篇里，近百个故事，诙谐幽默、滑稽带讽。

四是随意性。从该书的字里行间看，作者是个纯粹的“自由人”角色。一会儿是故事的参与者，一会儿是解说员，一会儿是评判员，一会儿又是同情者；他游历内外，飘忽不定，使人读起来，或觉得身置其中，或觉得对面调侃，或觉得似有所见，或觉得闻所未闻。每每这个时候，读者会别有一番滋味。

五是逆反性。该书中无处不显现作者所说的那种“歪理”。按作者常喜欢讲的观点是“反常规思维”。他说：“狗咬人是常理，如果是人咬狗就是戏；警察抓小偷是常规，倘若小偷抓警察就是好戏了。”正是这种“反向思考”，使该书中有许多颇为新鲜的“歪理”。这些“歪理”无疑是作者独家之言，但他在每个“歪理”的前后总能摆出一些事实，佐证了他的“歪理”的存在。

六是新颖性。在该书中，作者的观点新颖，切入点也有精巧之处，特别是在针砭时弊，鞭挞颓废的社会现象中，不仅一针见血，入木三分，而且在歌颂现代文明、弘扬正气方面，倾注了满腔的真情。

人生百味本来就是一个类似“人生大千”的话题。所以读这类书仿佛在吃一顿五花八门的风味野餐。作者的本意，肯定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向广大读者作出一些贡献，并在为读者送上愉悦、乐趣的同时，从中悟出一些人生中于人于己都有益的东西。

我所以接受作者的要求，欣然为该书作序，一是我认定该书会对人们有所裨益；二是鉴于我与麦秋同志的关系，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此事作出一点儿努力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 于北京

目 录

偷大酱的.....	(1)
我是老流盲.....	(4)
打 赌.....	(6)
混蛋主意.....	(10)
揪尾巴打.....	(12)
医疗费.....	(15)
可怜的孩子.....	(18)
这下我可省事了.....	(22)
花钱买“明白”.....	(24)
打错了地方.....	(26)
三个道人.....	(28)
可怜的巫师.....	(29)
贪便宜招灾害命.....	(30)
白板儿.....	(32)
盐放多了.....	(34)
夹腚.....	(36)
痔疮后遗症.....	(38)
狄更斯出卖著作权.....	(41)
剃头官司.....	(42)
我输了.....	(44)
不是对手.....	(45)

一滩水.....	(49)
谁的一天.....	(50)
展 望.....	(51)
医生不行了.....	(52)
吃 饭.....	(53)
胚.....	(54)
局长的腰板.....	(56)
夸媳妇.....	(57)
十五年的错误.....	(59)
70 岁改行	(60)
姐儿仁.....	(61)
陈 酒.....	(62)
恭喜你.....	(64)
可爱的妈妈.....	(64)
更年期.....	(65)
7×3	(66)
从家出走.....	(67)
狗皮膏药.....	(69)
清明节上坟.....	(70)
不知道.....	(73)
丢车、买车	(74)
孤独症.....	(76)
明天再去.....	(78)
多可惜呀.....	(79)
请 客.....	(80)
你被录取了.....	(82)

小大人儿·····	(83)
更安全·····	(86)
讨债和还债·····	(88)
D 秘不能走·····	(89)
很机灵了·····	(91)
肯定够吃·····	(92)
棋 迷·····	(92)
十万八千遍·····	(93)
缺什么·····	(94)
恶 心·····	(94)
争取上岗·····	(95)
我倒要看看·····	(96)
训 斥·····	(97)
可怜的本夫人·····	(97)
修电表·····	(98)
因为嫉妒我·····	(99)
别开车·····	(100)
小 偷·····	(101)
也当大款·····	(103)
咬我一口得了·····	(105)
爬上去立马搬·····	(106)
除非·····	(107)
特殊的苍蝇·····	(107)
富翁问乞丐·····	(108)
司机的工资·····	(109)
撒 谎·····	(109)

一碗凉水	(110)
老泰山	(110)
立马去	(111)
天 堂	(112)
表 现	(113)
最普通的	(114)
考 工	(114)
骗鬼去吧	(115)
死	(116)
排 辈	(117)
滚一边呆着去	(118)
一家之长	(118)
味 道	(119)
我死了	(120)
拔 牙	(121)
全明白了	(121)
他有罪	(122)
吞下的戒指	(123)
怪 谁	(124)
数学书	(124)
野 驴	(125)
脸上的情书	(125)
找到了陪练	(126)
假 牙	(127)
我不敢	(128)
等待生意	(128)

你做什么工作.....	(129)
敬 佩.....	(129)
专卖盖戳的.....	(130)
算 帐.....	(131)
诚 实.....	(131)
小皇帝.....	(132)
太可惜了.....	(133)
扣 款.....	(134)
馋嘴鱼.....	(134)
不要误会.....	(135)
辣椒油.....	(135)
带 路.....	(136)
放 心.....	(137)
流氓.....	(137)
礼 貌.....	(138)
醉 汉.....	(139)
假货不错.....	(140)
招聘理发员.....	(140)

偷大酱的

这是一排东西走向的红砖平房，坐北朝南，屋前有个狭长的院子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。

房西头的一间屋里，住了对新婚夫妇。他们的屋前是个枝叶茂密、果实累累的葡萄架。葡萄架下有竹桌、竹椅，还有个半人高的酱缸。缸里有半下黄酱，黄酱的主人自然是那对新婚夫妇。

新婚夫妇的邻居，是个中年妇女，没有工作，在家带孩子，忙家务；丈夫是个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，经常跑长途，出远门。

这天傍晚，一个无业游民溜进院子，钻进了葡萄架下。他饥饿难忍，想偷些吃的。他想摘点葡萄，可是葡萄全是青的，不能吃；他想搬开缸上那石板，看缸里有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。他正要动手，屋门开了，新婚夫妇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他急忙躲在缸的后面。没有被发现。

走出的夫妇俩，男的提着皮箱，穿着整齐；女的穿着拖鞋，衬衣外套了一件马甲。男的说：“你别送了，我办完事就回，至多三天。”女的仍然要送，一直走出院门。

缸后的那位，见那屋门未锁，一个箭步窜入屋内，他想找点吃的。正当这时，女的已经进了院门。他想逃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不得已，他抄起菜刀，隐在了门后。

女的刚一进门，他上前搂住她的脖子，一手举着菜刀，低声道：“不许喊叫，喊叫我就……”

一时被吓蒙了的新媳妇差点瘫在地上，但她很快又清醒

过来。从容地朝他做了一个笑脸：“你干吗要这样呢？说吧，你要怎样？”

“我？”他想了想，把举刀的手放下，说，“我要钱！我要你把钱拿出来。”

“这好办。放开我，我马上拿。”

他放开她，把门闩上，督促道：“快拿吧！快点！”

她从我自己包里取出钥匙，打开柜门，将一沓钱取出。他上去一把夺过来，塞进兜里。他正要走，又问：“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

“吃的？没有。”

“不行，我得吃了再走！”

她想想，勉强一笑：“我只能现给你做。”

“做吧，快点！”

她看看他手里的菜刀，说：“把它放回去，我给你做。”

他将菜刀放回了厨房，进里屋一坐，点了支烟。

不一会儿，她端上了一碗面条。他取了只杯子，斟了酒，连吃带喝。等他吃饱喝足之后，这才细看了一眼女的，心想，长得真漂亮。又看看新房的布置，他说：“我得睡这儿！”

“睡这儿？”女的有些吃惊，又一转念，笑笑说，“可以。”她将碗筷收起，拿去刷洗了。

过了好大功夫，她才回到屋来。她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脱了，先躺下。”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去厕所。去去就来。”

“是不是？别骗我！”

“怎么会，我把家都交你了么！”说罢，她关了灯，走了出

去。

他脱了个一丝无挂，上了床，就等她回来。他觉得自己很美，像在作梦。

那女的走了好大功夫，他左等右等也不见回来。他急得无法忍耐了。他坐起来，下了床。他准备出去，如能找到她，自然是美事，如果找不到，他就溜走。

再说邻居那个中年妇女，傍晚时已经看到新婚丈夫出差外地了，刚才又见新媳妇一人出了院门，她心里立刻生出了一个主意：机会难得，说干就干。

她拿了一个饭盆，溜到酱缸前，将盖掀开，舀出了满满的一盆大酱。她正要起身回屋时，突然有人将他抱起，还说了一声：“你说去厕所，原来你干这哪！”她被放在了床上。她着实吓了一跳。她没想到屋里还有人。她一时又羞又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她已被剥光了衣服，并且一个陌生的男性趴在了她的身上，就像她丈夫那样。不过，她说不出那是怎样一种滋味儿。

此刻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偷大酱已经很不光彩，吃个哑巴亏如果能把大酱的事抵一下，倒也没啥。

正在此时，门开了，灯亮了，新媳妇身后站了两个警察。

床上，赤条条的两个。一个是那不速之客；他身下那个，是偷大酱的她……

我是老流盲

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不幸——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使全国上下的所有的上头的底下的、活着的死了的、大的小的、老的少的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都卷入了那场浩劫中。

“语录热”成了一股风，一种时髦，一种张口必欲躬行的东西。这对于各路的学生、当权派、走资派、黑五类等等能够识得一些中国字的人，也许并不是什么难办之事，却苦了那些根本不识字却又必须运用语录进行“革命”的“忠于者”们。

有个语录：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

这天晚上，太原向阳红饭店里的小餐厅一下子涌进了大批就餐的顾客。所有的桌凳都被占据，有些没有抢到位子的人不得不靠着窗台将那碗刀削面吞进肚里。

有位年纪轻轻的姑娘端着碗面，奔向了那个空着的凳子。旁边坐了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她问老人：“这有人吗？”

老太太看了姑娘一眼，热情地说：“你先坐，等来了人再让也不迟。”

姑娘坐下，抽了双筷子，用手绢擦了擦，然后挑起几根面条正往嘴里送。突然，有根面条掉了在她的头顶，从头顶滑向耳朵，她被烫得一抖，面条落在肩上。她抬头一看，头顶上悬着一碗面，端碗的是个年轻的红面汉子。

姑娘火儿了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干什么？我吃饭！”红面汉子火气也不小。

“你都弄我身上了！”姑娘十分不满，将肩上的面条捏起，气愤地甩在地上。

“你为什么抢占我的凳子？”

“不要说我根本不是抢占，即便我是抢占了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明白，生要把面条撒我身上？”

“我不是撒你身上！这是我的位子，你要不来，我怎么能撒你？我看你好看？”

“呸！你不要脸！”姑娘大怒。

吃饭的人们围上来，劝架的人少，看热闹的人多，还有一伙起哄的。整个餐厅立马乱了营。

这时候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起身，以长者的姿态，大叫一声：

“听着！别吵了！”

一声断喝，全场真的鸦雀无声了。人们等待着，看看这位老太有什么妙着。

老太清了清嗓子，大声朗读道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……六海……”

“什么六海，是四海！”有人纠正。

老太根本不管，继续说：“为了一个共同方向，走到这来了……”

“什么呀，错了！”有人惊呼。

老太继续说：“我们要互相关心，互相……恋爱……”

“什么互相恋爱？互相爱护！”

全场爆发了大笑，连吵架的男女也难以为了情了。

老太知道自己在“语录”上出了差错，很不好意思，急忙解释：“请革命战友们谅解，我没文化，我是个……老流盲了……”

哗——餐厅炸了窝。

打 赌

天津，解放前。海河边上，法国桥头，每天傍晚都有一伙拉洋车的穷哥们儿聚在这里，他们谈天说地，拿人开心，穷乐呵。

有位说：“张二哥，听说你在家是大拿，说一不二，对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张二哥十分得意。

有位叫刘乐的，问：“怎么个当然法儿？”

“我那位见了，不是老婆见了丈夫，是老鼠见猫。”张二哥说。

“那么怕你？”

“她经常向我下脆，还跪着朝我爬。”张二哥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信？”张二哥用嘴朝身边的小个子努了努，“三儿，跟他们说说，是不是？”

三儿尴尬地瞅了张二哥一眼：“说嘛呀，算了吧。”

“说！一定要说！”

“当时，当时我见你张二哥是钻在床底下的。你老婆是朝你跪下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笤帚疙瘩。”三儿抹了下鼻子，看了张二哥一眼，说，“算了，我不说了。”

“说！他老婆怎么回事！”